

年派遣畢業生赴國外深造及實習。先在校則提倡國學，自編大學國文講義，星期日自己授課，每年舉行國文大會，並提倡體育、拳術、音樂、演講、倡導軍國民教育，使學生實行實彈操練，大開教育界風氣之先。先生設教以勤儉敬信為訓，以求實務實業為鵠的，以出處進退辭受取與為人生大節，儉以養廉為立品之始基。故先生以前清一品大員，而寒素逾常人，其澹於榮利與安貧樂道的風格，即此一點已給予後進一個深刻的印象。

先生初治性理文學，二十歲

以後，從事經學，特顏其堂曰茹經堂，自後著述日盛，中年以後，編有國父陰陽剛柔大義，古人論文大義，孟子大義，論語大義等若干卷，為學生習文治學之範本，離交大後，又長無錫國學專修館多年著述更多，不及備錄，先生雖已完全失了明，但仍口授其著述無日或息，先生早年抱匡朝政抒國憂之宏願，以時當季世不得行其志乃退而講學以正人心維世道為己任，立德立言足以不朽。茲值先生攬揆之辰特為先生之道德文章略述其一二以誌景仰並為先生期願預祝。

# 我就學母校之經過

陳汝闕

我家自辛亥光復後，即寄居上海。次年（民元）之冬，從先父乘津浦車北上投考天津南開學校，因我自幼所讀均為子曰詩云，英文數學，不過似曾相識，被取入補習班，半年升入中學一年級

，民六夏畢業，本已報名投考清華，且彼時我之籃球小技為清華體育當局，（包括Dr. Shoemaker）所賞識，允以多方協助，惜我暑假回滬後，老父以年高多病不欲我再遠離，乃改入南京之金陵

大學，習林科，雖定省較便，非我之志也，又因我非教會中人，恒感格格不入，時南開同學赴日留學者頗多來書，勸我東渡者月必數起，我怦然心動。試請於老父，竟獲同意，因於是年十一月間乘熊野丸去日，入東京之東亞補習學校，讀日文，甫二月餘，是為民七之春，突接父電，電文僅「速歸」兩字，我莫明究竟，忐忑不安，即日搭八幡丸回滬，至則老父矍鑠如恒，促我回應母校入學試也，並謂已由張四先生（季直）函唐校長先容命我明日前往，翌日至母校上院，先謁唐公述來意，不料唐公曰「你來遲了，榜已貼出」，我廢然無語，幾欲淚下，久之唐公復曰「去看看徐守五先生吧」，既見守五先生，第一句問話為Have You Studied English？繼之又Can You Write a Composition？Have You Studied Algebra Geometry and trigonometry？類此問句約有十餘，我答以連珠炮式的yes，守五先生沉思片刻，以堅決的語氣曰：

You passed。我鞠躬如也之後，

請入電機科，亦蒙首肯，次日復至母校探詢開學日期，巧遇何信道兄（James Ho），何兄原係金陵同學，爲檀香山華僑中之棒球國手，亦爲足球名中鋒，力言母校新增之鐵路管理科如何好法，我因

有改科之念，我父亦然其說，我遂成我母校鐵路管理科頭班（當時名稱）學生之一了，守五先生又對我鄭重宣告「改科祇此一遭，下不爲例，我的母校入學考試，既未動筆，亦未用紙，前後共費十分鐘，您說幸運不幸運？」

# 八千里路雲和月

(續)

姚 壽

## 三、見聞

○虛驚——初蒞異邦，倍呈警覺，庸人自擾，在所難免，降登克拉蚩機場，即準備檢查手續，余等見二中國人，佇立室外，對彼等仍注視不去，余疑彼等爲匪共使館所派，恐來麻煩，正動念應付間，彼等果趨近相問：「汝等從緬甸來乎？」余答以，「否」彼等示歎而退，喃喃不已，後來客者，誤余等爲緬人，而緬人與我人面貌膚色相同，致余等略

受虛驚，身入忍認匪共更與我國無邦交之國，不得不小心翼翼也。事後思之，不禁啞然而笑。

○「巴」京克拉蚩一天未曉，余等搭車入市區，一片寂靜，只巡夜人來往窺視。兩旁建築物，間有宏偉者外，咸爲立體形泥屋，先至Saddar區之Satari旅社小憩，旅社爲「巴」人所設，設備尙佳，房金包括伙食三餐之

口，即見乞丐揮之不去，街頭理髮攤林立，皆蹲地而坐，爲客整容剃鬚，客亦蹲地對坐，時值清晨，剃鬚者頗不乏人，以手抓食麵餅者，比比皆是。來往「巴」人，衣衫襏襫，「見余等衣着華麗，身背照相機，皆引頸相望，一若民國三十九年臺北人圍觀「大佬美」然，余等受窘不已。

交通靠左行駛，十字街口有頭戴法國式扁帽，袖繡紅布之警察指揮交通，交通工具汽車、柴油車、三輪機動車、三輪車、牛車、馬車、驃車及駱駝車。洋洋大觀，汽車以英製Austin車